



重返
辛亥現場

歷時十年 波瀾起伏

千回百轉 不知多少人頭為之落地

匯成滔滔血海

葉曙明——著

商務印書館

重返辛亥現場

葉曙明 著

商務印書館

重返辛亥現場

作 者：葉曙明

責任編輯：蔡耀明 陳穎賢

封面設計：張 毅

出 版：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筲箕灣耀興道3號東滙廣場8樓
<http://www.commercialpress.com.hk>

發 行：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廈3字樓

印 刷：陽光印刷製本廠有限公司
香港柴灣安業街3號新藝工業大廈(6字)樓G及H座

版 次：2011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 2011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ISBN 978 962 07 5584 2

Printed in Hong Kong

版權所有，不准以任何方式，在世界任何地區，以中文或其他文字翻印、仿製或轉載本書圖版和文字之一部分或全部。

目 錄

第一章 亂世逐鹿

南方人登上舞台	1
朝廷愈遠，江湖愈近	15
不改，不改，最終還是要改	22
誰也不想做出頭鳥	25
袁世凱精心佈局	34
盛宣懷與鐵路	41
紳商階層的壯大	47

第二章 動盪的江湖

不學保皇，就學革命	57
脫離專制學校之新紀元	67
把知識分子逼入江湖	71
“忠義堂”上羣英會	82
“革字派”惡鬥“憲字派”	91
小規則掀起大風浪	97

第三章 一九〇五年的春風

科舉制度壽終正寢	106
北京的第一顆革命炸彈	114
梁啟超為立憲做槍手	121
邁出歷史性的一步	127
官制改革遭遇狙擊	133
官場內鬥，誤盡天下	141
為立憲運動提速	147
衝破“兩禁”	152

第四章 積蓄仇恨 訴諸流血

革命黨十五年“預備立憲”	170
萍瀏醴會黨大暴動	175
江湖好漢，縱橫兩廣	181
秋風秋雨愁煞人	187
共進會在中，同盟會在南	191

第五章 最後一線希望

親者痛，仇者快	200
公佈《欽定憲法大綱》	204
兩宮先後駕崩	207
老臣的凋零	212
咨議局為地方自治奠基	218
風起雲湧的國會大請願	226

第六章 天將變

同盟會的內訌	238
軍隊開始掉轉槍口	244
用暗殺來阻立憲	252
民變蜂起，水將覆舟	256
孫文決定捲土重來	263
用熱血為和平請願加溫	270

第七章 共和與專制的決戰

碧血黃花黨人魂	279
自絕於天下的皇族內閣	290
鐵路成了催命符	294
和平抗爭以流血收場	304
霹靂一聲起義	313
大廈倒塌前的最後一刻	324
尾聲 江湖的勝利	335

附錄：人物表	345
--------	-----

第一章 亂世逐鹿

南方人登上舞台

1900年，歲序庚子，中國大亂。

這場動亂來得相當突然、猛烈，有如急風驟雨。就其形式而言，義和拳之亂是中國歷史上罕見的特例，因為在歷朝歷代，江湖秘密會黨、教門，都是朝廷嚴厲打擊的對象，而義和拳竟被朝廷邀入京師重地，公開結盟，對付外敵，這是前無古人的。

拉開歷史的距離來看，這一罕見的特例，與兩年前發生的另一罕見特例，有着密切的內在關係。

1898年的戊戌變法，也是中國政治史上一罕見的特例。康有為只是一個區區工部主事，正七品芝麻官，在官場上毫無人脈，不靠行賄打通關節，靠一支筆打動了光緒皇帝，被任命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擢從四品。像一道神奇的閃電，從權力金字塔下層，穿越重重疊疊的官僚架構，繞過了許多官員一輩子也完成不了的程序，直達深宮御前，與皇帝討論國是，並策動了為期一百零三天的政治改革運動，堪稱一次來自基層的政變。



▲ 康有為

這是個百年難得一見的政治童話。戊戌變法最後以六君子伏誅

2 重返辛亥現場

菜市口流血收場，維新派死的死，逃的逃，充軍的充軍，革處的革處，潰不成軍。慈禧太后垂簾聽政，光緒皇帝被幽禁。國內的政治空氣，突然從三千度高溫，降到了冰點。

慈禧又迫不及待地發動了另一場政變，她把端郡王愛新覺羅·載漪的兒子愛新覺羅·溥儀捧上大阿哥位子，準備由他取代光緒，史稱“己亥建儲”。燭影斧聲，朝野嘩然，各國公使也拒不承認。朝廷連續出現超常規的舉動，決不是甚麼好兆頭。

經過兩次急風驟雨的衝擊，政治局勢有如盲人瞎馬，夜臨深池。戊戌變法之後，守舊勢力當道，對維新派的主張，統統反其道而行之，“師夷”的牌匾被摘下，換上“攘夷”的旗號。殿陛之上，把洋人斬盡殺絕的呼聲，讓人三日耳聾。恰好這時山東的秘密教派義和拳，受到巡撫袁世凱的圍剿，無法立足，紛紛向直隸境內轉移，所到之處，就像蝗蟲過境一樣，拆鐵路，剪電線，燒教堂，殺

教民，直攪得日月無光，洋人色變。

4月6日，英、美、德、法四國公使照會中國，要求中國政府在兩個月內剿平義和拳，否則派兵代剿。但由於義和拳打着“扶清滅洋”的旗號，被“攘夷派”視為奇貨，公然引進京師，賜予“義和團”的名號，允許他們到處聚眾設壇。“黃巾紅帶者流”，一夜之間成了王



義和團 ▶

公卿相的座上客和御林軍，其勢力迅速席捲京、津、沽。

朝中大臣截然分成兩大陣營，新黨、舊黨、帝黨、後黨，針鋒相對，形同敵壘，對方每出一言，必然招致另一方的攻訐，朝野是非混亂，上下莫之適從。一派認為義和拳民氣可用，主張招撫，用來對抗洋人；另一派則認為義和拳裝神弄鬼，滋擾地方，必須痛加剿捕，驅拳民與洋人開戰，無異於拿國家存亡當兒戲。

廷臣的對立，已到了要賭身家性命的程度。在御前爭論，往往要押上腦袋，當慈禧的鐘擺擺向甲方時，乙方便要血濺五步；當慈禧的鐘擺擺向乙方時，甲方也要人頭落地。政策在短期內劇烈搖擺，任何人都有站錯隊的時候，今天是主和派、主剿派、改革派損兵折將，明天就輪到主戰派、主撫派、保守派腦袋不保。

五月北京，往年正是芍藥盈筐滿市香的季節，今年卻是腥風血雨。日本公使館書記官杉山彬、德國公使克林德先後被團民和官兵殺死，橫屍街頭，事態一發不可收拾。混亂之中，有人向慈禧報告，洋人要求她歸政於光緒皇帝。慈禧最恨“歸政”二字，天朝內政，豈容列強說三道四。她的鐘擺迅速擺向主戰一邊，毅然宣佈“大張撻伐，一決雌雄”，同時向十一國宣戰。

朝廷向北京義和團發放粳米二萬石、銀十萬兩，命令他們運用刀槍不入、飛天遁地的法術，配合官軍，圍攻北京東交民巷的外國使館區。這種自殺之舉，連慈禧身邊的第一紅人、軍機大臣、兵部尚書榮祿也看得肉跳心驚，他背地裏對各省的疆吏說：“以一弱國而鬻開十數強國；兩國交鋒，不斬來使；此皆不待智者而始知也”，但“兩宮似難拒眾說”，唯有指望各疆吏各盡乃心。¹

7月中旬，英、美、法、意、奧、俄、德、日八國，以保護使館為由，出兵攻陷天津，直逼京畿，一時四邊伐鼓血海湧。

當北方告急時，朝廷呼籲各地興兵勤王抗敵，但南方各省卻按兵不動。與北方滿目瘡痍的慘況相比，南方各省幸運很多，沒有捲入戰亂，隔水觀火，保境安民，用湖廣總督張之洞的話來說，“不戰可以不亡”。要他們去蹚這趟渾水，收拾別人遺下的爛攤子，一百個不情願。

朝廷在南方的管治系統，經過長達十三年的太平天國之亂，早已像鬆了發條的時鐘，運轉不靈了。以曾國藩為首的南方勢力，憑着戡亂有功，崛起坐大，朝廷也無可奈何。平亂之後，曾國藩雖急流勇退，自動解散湘軍，但他一手培養出來的門生愛將、中興名臣，遍佈各處，統軍封疆，掌控外交內務，即使在他去世之後，南方的政治影響力，不僅絲毫不減，反而日見增強。

兩廣總督李鴻章、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閩浙總督許應騫，還有山東巡撫袁世凱，均認為出兵無益，除了把戰火引向全國外，沒有其他作用。身為三品太常寺少卿、大理寺少卿的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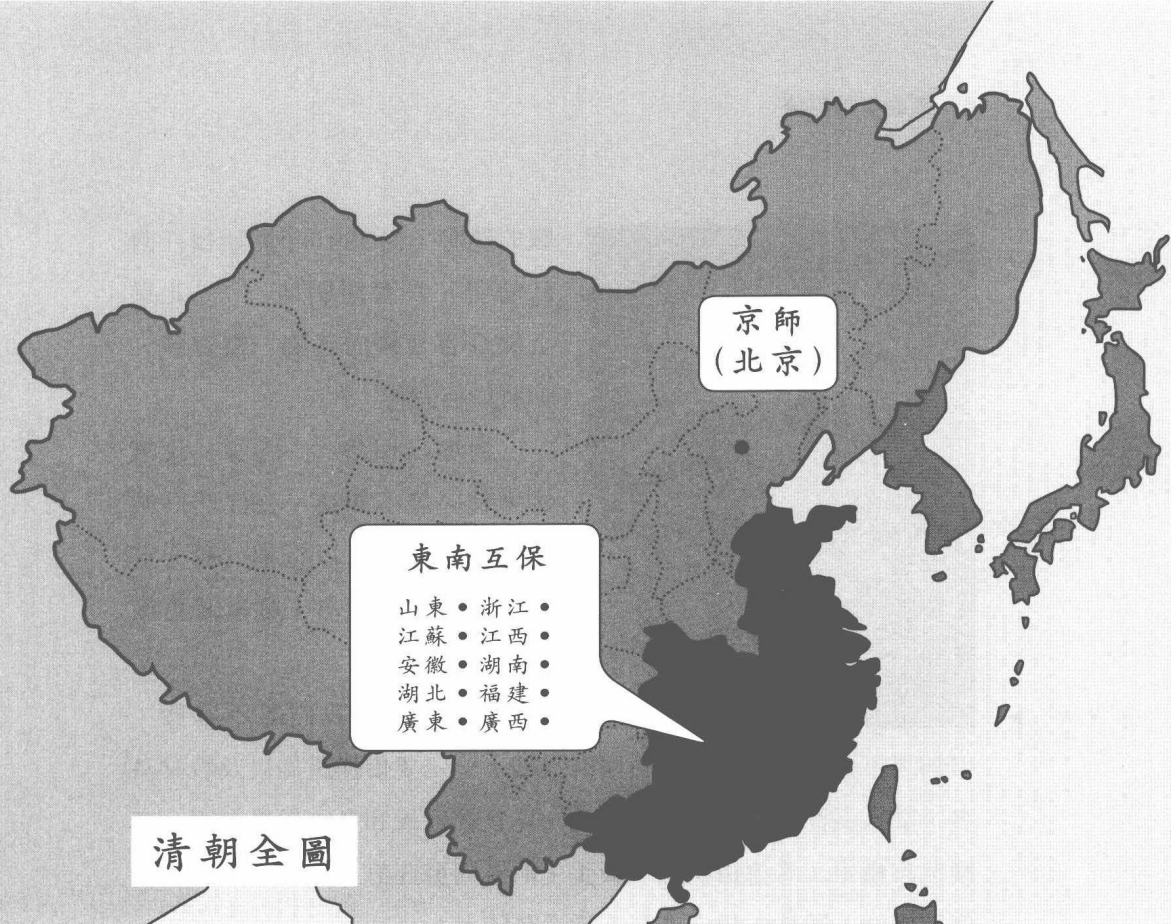
辦鐵路大臣盛宣懷，更利用職權，要求電報局扣壓朝廷召集拳民的詔旨，並游說東南各省督撫，勸他們實行“東南互保”。

所謂“東南互保”，即由劉坤一、張之洞與各國領事訂約，上海租界准歸各國保護，長江內地均歸督撫保護，兩不相擾，以保全商民人命產業為主；一面責成文武彈壓地方，不准滋事，有犯必懲，以靖人心。按照盛宣懷的判斷，北方形勢不久必壞，留東南三大帥以救社稷蒼生。

6月26日，劉坤一、張之洞與各國駐滬領事官會商辦法，共同維持長江流域的和平與穩定。



盛宣懷 ▲



當時，南通人張謇也在南京，他是商人參政的典範，當年曾入吳長慶軍幕任文書，在那裏結識了袁世凱，兩人成為吳長慶幕下最得力的文武幕僚。1894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壽，張謇考中恩科狀元，授翰林院修撰，但他在翰林院只待了四個月，便以丁憂為由，退出官場，據他的家人說，他是因為討厭官場上的奴性，見到慈禧太后，無論官大官小，年老年青，都要跪在地上，哪怕暴雨泥濘，也不敢動彈，這讓他覺得很受不了。後來他入了劉坤一幕中。1896年以後，他開辦第一家企業“大生紗廠”。他在江浙一帶名氣甚大，是東南互保的幕後推手之一。

慈禧向十一國宣戰之後，張謇和劉坤一作過一次推心置腹的密談。劉坤一出身於湘軍，在和太平天國的作戰中，他是一員能征善

▲ 東南互保，參與的省份包括山東、浙江、江蘇、江西、安徽、湖南、湖北、福建、廣東、廣西。



劉坤一 ▶

戰的驍將，從 1891 年開始擔任兩江總督。張謇問劉坤一：“北京上諭令各督撫向各國一體宣戰，你將如何對待？”

劉坤一回答：“這個，我無法遵旨。誰不知道，長江門戶洞開，我無海軍可以抵禦，我一宣戰，長江即非我有，戰事將更擴大。”

張謇說：“我們雖不宣戰，但如果不訂立條約，恐怕英國的兵艦，一定要借保護僑民及教堂為名，駛入長江。”他告訴劉坤一，盛宣懷每天和各國領事見面，交換北京情報，希望由劉坤一與張之洞共同發起訂立東南方面保護僑商的條約，同時亦規定英國不派兵登陸。

劉坤一遲疑地問：“現在未奉北京諭旨，而與外國訂立條約，這事能辦嗎？”

張謇決然地說：“我國從來相傳的古語，‘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又道是，‘苟利於國，專之可也。’現在事局危急，正可援用此言。”

張謇憑三寸不爛之舌，促使劉坤一一下了東南互保的決心。但當北京傳來消息，說戰事不利，兩宮準備西逃時，劉坤一又猶豫了。“兩宮蒙塵，做臣子的不能奔赴行在，卻在此時間與外國人私自訂立條約，有人批評，太過不去了。”

張謇又勸他說：“我們若不訂立東南互保條約，你能保持長江不讓英國佔領嗎？英國軍隊佔領長江後，可云全國糜爛，大清帝國

雖不土崩，亦將瓦解。兩宮蒙塵，又誰能接濟呢？”

劉坤一猛拍桌子，大聲說：“先生見教極是。”這才最後下定決心，不復動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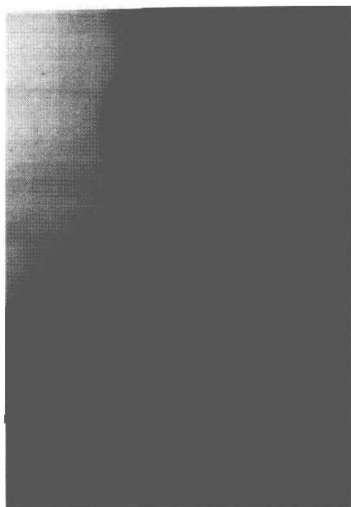
李鴻章、劉坤一、張之洞、袁世凱這些地方大臣，本來各懷鬼胎，經盛宣懷、張謇等人穿梭游說，居中撮合，東南互保終於成事。山東巡撫袁世凱因為支持東南互保，亦成為劉坤一、張之洞這些地方實力派的盟友。東南互保條約，卒由劉坤一、張之洞、李鴻章和閩浙總督許應騤、四川總督奎俊、山東巡撫袁世凱共同簽訂。浙江巡撫劉樹棠不願附議，便請假規避，由浙江布政司惲祖翼代簽。

條約共計九款，核心蓋有兩條：一為長江及蘇杭內地各國商民教士產業，均歸南洋大臣劉坤一、兩湖總督張之洞，認真切實保護，並移知各省督撫及嚴飭各該文武官員一律認真保證。二為長江內地中國兵力已足使地方安靜，各口岸已有的外國兵輪仍照常停泊，惟須約束人等，水手不可登岸。

所謂東南互保，其實是保存實力，靜觀其變，如果兩宮蒙塵，東南可以向行在提供錢糧援助，戰事結束後，保證兩宮可以返回北京。萬一京陷帝崩，則另起爐灶，擁李鴻章為總統，收拾殘局，也未嘗不是一個辦法。

當時廣東也有一批伏於草莽的革命黨人，以孫文、楊衢雲、謝纘泰、鄧蔭南、鄭士良、陳少白、史堅如等清一色廣東人為首。孫文是廣東香山人，1894年從上海去檀香山，組織興中會，以“驅除韃虜，恢復中國，創立合眾政府”為誓詞。

歷史學家寫中國政黨史，往往從興中會寫起，其實最早的興中會，只是一個江湖小會黨。所謂會黨，即清代遍佈民間的一些以反清復明為宗旨的秘密團體，大都以“會”的形式結合，如哥老會、



孫文 ▶

三合會、天地會、大刀會，故稱為會黨。興中會也是一個會，如果經營得好，它有希望成為一個大會黨，但與現代政黨，卻不相干。如果興中會可以寫入政黨史，那哥老會也可以寫入了。

興中會人數寥寥，沒有士林中人參與，也沒有甚麼具號召力的人物，所以孫文很想拉康有為入夥，聊壯聲勢。康有為因為有光緒皇帝

的衣帶詔，以“尊皇、變法、救中國、救黃種人”為號召，在海外有眾多擁躉，保皇會分會遍佈一百六十餘埠。不過，康有為卻不願意與“驅除韃虜”的孫文為伍，他自稱“惟有鞠躬盡瘁，力謀起兵勤王，其他非余所知”，拒孫文於千里之外。

但康有為的弟子梁啟超，對流血革命卻頗心儀，在報紙上鼓吹實行“有血的破壞”，以“破壞主義者”自居。他倒很想和孫文合作，兩人在日本見了幾次面，商定兩派合組一個團體，奉孫文為首領，梁啟超為副，又合辦了一份雜誌《中國秘史》，內容以寫宋、明亡國史和太平天國遺事，宣揚民族主義為主。

詎料，兩派合作的結果，不是孫文一派的力量壯大，反而是興中會的成員，紛紛投效保皇派，因為梁啟超的言論太有鼓動力了，說起救國的方法，頭頭是道，連孫文的大哥孫眉，也幾乎被保皇派說服。梁啟超自己也加入了三合會，在爭取人心方面，他比孫文更有號召力。他反過來寫信給孫文，勸他放棄私見，借勤王之名，聚兵起事，草創既定，舉光緒皇帝為總統，豈不兩全其美？何必畫鴻

溝，使彼此永不相合。

繞來繞去，最後還是要尊皇，孫文從此便斷了與保皇派合作的念頭，乾脆自己扯旗。1895年，興中會動員了三合會、三點會、添弟會、天地會等會眾，準備趁着重陽節之機，發動起義，攻陷兩廣總督衙門，成立臨時政府。可惜舉事前消息洩露，官府緹騎四出，大肆搜捕，封閉革命機關，會中同志陸皓東等人被執殺害。事雖失敗，但孫文的名字

第一次震動江湖。據孫文自述，這次失敗後，“舉國輿論莫不目子輩為亂臣賊子，大逆不道，咒詛謾罵之聲，不絕於耳，吾人足跡所到，凡認識者幾視為毒蛇猛獸，而莫敢與吾人交遊也。”²

孫文被朝廷通緝，開始了漫長的海外流亡生活。1899年，興中會成員、湖南人畢永年率湘鄂會黨首領到香港，羣雄相會的結果，促成了1900年2月興中會、三合會、哥老會共同組建“忠和堂興漢會”，歃血為盟，推孫文為首領。

當北方大局因義和拳而分崩離析之際，孫文等人試圖說服李鴻章立即脫離朝廷獨立，在南京或者漢口設立新的首都，他們給香港總督卜力（Henry A. Blake）寫了一份“平治章程”的政見書，請他轉交李鴻章。政見書提出的六項主張，其中三個要點，表達得很清晰：一是實行地方自治的共和國體，二是實行立憲政體，三是實行代議政制。

“合眾政府”的靈感，來自美國聯邦制，而“東南互保”與聯邦制，亦似乎有某種不期然的契合。孫文明確提出：“我們的最終



▲ 梁啟超

目的，是要與華南人民商議，分割中華帝國的一部分，新建一個共和國。”³他在新加坡對英國殖民地官員也作過相同的表示：“我們認為，要為人民提供更好的領導者。我相信一部分民眾肯定會起來，那是不可避免的。我們打算推翻北京政府。我們要在華南建立一個獨立政府。我們的行動不會引起大亂；而沒有這個行動，中國將無法改造。”⁴

誰是“更好的領導者”？孫文心目中，除了他與革命黨的同志外，便是李鴻章了。如果能得到李鴻章的支持，“東南互保”就有望升級為一個南方的共和國，即使放棄北方，也在所不惜。然而，這些革命者，是否真的以共和、立憲、代議為其政治理想呢？抑或只是為了爭取英國人支持的一種策略？

6月初，孫文在日本接到李鴻章幕僚劉學詢的來信，大意云：“粵督李鴻章因北方拳亂，欲以粵省獨立，思得足下為助，請速來粵協同進行。”並承諾確保孫文的安全，答應借十萬元給孫文還債，還匯了五千元給孫文等人做回廣東的旅費。

李鴻章 ▼



這封信的用意非常可疑。此時此地的革命者，人微言輕，怎麼會入李鴻章的法眼呢？雙方不在同一個層面上，根本沒有對話的基礎。以李鴻章這種官場上的千年老道，也斷不會白紙黑字寫信給一個朝廷的通緝重犯，與他密謀獨立。因此，很可能是在孫文給李鴻章下餌的同時，李鴻章也在給孫文下餌。現在就看誰的道行深了。

孫文接到劉學詢的信後，立即帶著幾名同志和日本朋友，動身前往香港，準備與李鴻章見面。由於港府不准孫文入境，他們只能待在船

上，等候消息。李鴻章知道孫文抵港後，大開中門，表示願意與孫文在廣州晤談，還派“安瀾號”兵艦到香港迎接孫文。

孫文乘坐的法國船“印達斯號”，與李鴻章派來的“安瀾號”在香港海面相遇了，兩者近在咫尺。這是最扣人心弦的棋局，高手過招，一子定輸贏，只要孫文敢登上安瀾兵艦，要麼是李鴻章的座上客，要麼是階下囚。無論是甚麼，以後的中國歷史，都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一種寫法了。

陳少白提醒孫文，李鴻章也許並沒有獨立的決心，這只是個陷阱。陳少白的話，就像一盆冰水潑在熊熊炭爐上，孫文猶豫了，把踏上安瀾兵艦的一條腿又縮了回去，改派三個日本人——宮崎寅藏、內田良平和清藤幸七郎——代表他到廣州。萬一是陷阱，估計官府對日本人也不敢怎麼樣。

劉學詢見孫文不來，深感失望。這三個日本人當然是見不到李鴻章的，劉學詢把他們打發走了。無論李鴻章是想真誠合作，還是想下套誘捕，都落空了。

隨着天津的失陷，北京已是兵臨城下。宮駕西逃，迫在眉睫。一旦中央政府瓦解，在南方另立中央之議，官場上已是囂囂喧騰。張之洞通過心腹向日本表示：“天子蒙塵既久，清國處無政府之際，不得已欲聯合南部二、三總督於南京成立一政府。”⁵

7月26日，在上海愚園宣告成立的“中國議會”，便是為新政府鳴鑼開道的。參加者大多是社會名流士紳，而真正的推手是湖南人唐才常。

唐才常肄業於兩湖書院，與張之洞有師生之誼，也是戊戌六君子之一譚嗣同的同鄉好友，人稱“瀏陽二傑”，曾一同辦報，一同創辦南學會、羣萌學會，為南方維新派的核心人物。戊戌變法失敗